

●陈光祚

现代信息技术对文献情报学科群的影响

ABSTRACT The influences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branches of documentary information discipline group are analyzed,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integrated state and the name of the discipline group is mad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documentation are neucleuses of the discipline group, and after the integration it's better to name the upper-seat discipline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science". 6 refs.

SUBJECT TERMS Documentary information discipline group — Influential effect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fluences

CLASS NUMBER G250

面临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面向文献情报的学科群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受到了很大冲击。电子出版物、联机检索系统和信息高速公路支撑下的数据库网络、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人工智能与专家系统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文献情报的可获得性,文献资源共享迅速上升到全国乃至全球水平。

正是在这种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图书馆界的某些人士开始议论“图书馆危机”、“图书馆学危机”,情报界将“情报”改名为“信息”、“情报学”改名为“信息学”,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也大部分改名为“信息管理系”、“信息资源管理系”或“信息产业学系”,以此作为应变的措施。在国外,也曾出现相似的情况。早在60年代末,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未来图书馆”研讨会,就得出了令

人震惊的结论。会议认为,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图书馆是“没有图书的图书馆”、“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所谓没有图书的图书馆,是指电子出版物和机读数据库将取代传统的出版物;没有图书馆员的图书馆,是指计算机将取代图书馆员的劳动和智力;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是指计算机数据库网络将取代传统的有围墙、馆舍和藏书的图书馆。甚至有人预言图书馆和图书馆职业将消亡。信息产业是“威胁”现存的图书情报机构的另一因素。它们的崛起,使图书馆、情报所和档案馆认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与发展,对于面向文献情报的学科群是继续存在与发展,还是将发生学科分化或组合,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观察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明确,

一门学科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其研究对象的矛盾特殊性,这是界定一门学科和一门学科区别于另一学科的依据。技术手段从属于研究对象,它只能丰富学科内容,而不会改变学科对象。因为在各个学科范围内,技术不是“主宰者”,而是“服务者”。这种关系不能倒置。其次,国家、学术团体和民办的文献情报机构及其工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在所有制上的区别和经营方式的不同,不应成为从学科高度进行统一研究的障碍。

1 文献学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扩大了文献的种类和形式。它不但没有改变文献学的性质,反而大大丰富了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信息(知识)积累是逻辑上的更新,而文献积累则是物理上的扩充。新旧文献并存,构成了人类文化典籍的总和,汇集成文献源流。新旧文献都有保存价值。它是文化史的直接体现,是编著者的丰碑。

尽管文献增长同知识发展保持平行关系,但文献的物理积累和知识的逻辑更新之间的区别,却确立了文献学的独特领域。文献学就是研究文献流运动规律的科学。在古代,文献的问世、聚集、散失、被禁、亡佚和辑录等构成了文献流运动的特有现象。二战以来,文献数量剧增,出版时差缩短,文献类型复杂,发表分布分散,重复交叉严重,新陈代谢频繁,文献流运动呈现诸多新的特点。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改变了文献流的面貌,从而大大丰富了文献学的内容。具体表现在 10 个方面:

(1) 文献载体非纸质化。磁性与光学载体改变了文献的形态和信息的存贮密度,文献的体积将大大缩小。人类将逐步走向以无纸系统为主体的社会。

(2) 文献记录手段多样化。除文字图形外,将出现以编码为基础的电子化、机读化和数字化的记录方式。在计算机控制下,他们能还原成文字、图形甚至动态的图象和声音,从而使文献表达知识更生动、更直接,也更具综合性。电子出版物的出现是文献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但它不会、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印刷型文献。

(3) 文献利用价值大大提高。与印刷型文献相比,电子出版物往往在著作文本之外编有供机检索引,记明文本中的关键词甚至每个字在著作中的所在位置,因而能实现随机检索。一些电子出版物甚至具有超文本功能,可从不同角度把文本内容联系起来,帮助人们读书治学。

(4) 各种型式的文献可以相互自动转换。光学字符识别技术(OCR)能将印刷型的或手稿形式的文本转换成电子文本,成为电子出版物或全文数据库;电子文本通过计算机排版技术能转换成印刷型文献;计算机缩微输出技术(COM)能将电子文本转换成缩微胶片或胶卷,而计算机缩微输入技术(CIM)又可实现相反的过程。这种相互的自动转换功能,使读者对特定文献可以有多种选择。

(5) 文献的出版周期进一步缩短,内容更新更及时,知识传播速度更快。

(6) 书目索引编制计算机化,使一次文献与二次文献之间的时差缩短。

(7) 文献类型扩大,文献来源渠道增多,因而使文献质量严重地存在参差不齐现象。在“信息自由”的口号下,黄色或格调不高的文献可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广为流传,因而加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问题。

(8) 侵权现象增多,版权管理的难度加大。计算机拷贝与录套技术使非法侵权变得极为容易。计算机病毒使信息保护问

题显得突出。

(9) 计算机文字处理技术提高了写作效率,加之轻印刷技术的应用,使文献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10) 文献将作为数据库通过联机发行,因此,人们不必购买整个文献,而只需按使用部分付费。

现代信息技术赋予文献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以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内容,从而使目录学真正具有书海导航功能;使文献计量学分析层次深化,向信息计量学发展;使版本学和校勘学等古老学科焕发青春。

2 图书馆学

图书馆是人们经济而合理地使用文献的社会机构,是文献资源共享的文化组织。从古代的藏书楼到现代的图书馆,是一种文化的民主化进程。而从共享文献资源角度来说,则是由有限馆藏向社会文献流接近的过程。现代信息技术不但没有否定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和保存典籍职能,相反将强化这种职能。与此同时,现代信息技术也将使图书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许多概念、理论和方法发生变革。

(1) 藏书建设。以往,由于单个图书馆的财力有限,因此,只能精选入藏。后来,图书馆网组成,使图书馆能协调采购,互通有无,形成整体藏书和使用优势。现在,当信息技术导致联机系统发展后,对于那些价格昂贵而不常用的书刊,读者可通过终端进行检索,并利用检索系统的联机文献订购功能,及时地获得所需文献的复印本,以弥补本馆藏书的不足。书商提供的联机订购系统也为文献订购打开了新的局面。

(2) 编目。现代信息技术促使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废除了长期使用的卡片目录,

一种新型的图书馆目录——联机公共存取目录(OPAC)正在兴起。联机联合目录改变了编目的分散局面,使合作编目推进到更大范围,大大减轻了各馆的编目劳动,并提高了目录的标准化水平。编目专家系统有助于提高编目质量。编目库中的自动查重软件的研制成功、以及联机编目权威文档的建立,大大提高了编目的唯一性和标准化依据。脱机编目正被联机编目所取代。计算机化的图书馆目录的回溯转换为基层馆建立机读目录带来方便。

(3) 图书馆流通。计算机流通管理系统不仅简化了手续,提高了效率,改变了图书馆面对读者的窗口形象,为借书过期催还,丢书处理、预约通知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实施条件,而且便于了解藏书利用率,发现文献采集的薄弱环节,调查各类读者群的动态变化,分析阅读倾向。

(4) 参考咨询。机读版书目、索引、文摘、字典、辞典、名录、百科全书、年鉴、手册以及电子书、电子报纸、电子杂志数据库,由于编有机内索引而使其检索功能远远超过参考馆员翻检群书的能力。因此,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拥有广泛得多的信息源和强有力的查询手段。联机定题服务(SDI)对重点课题文献能连续跟踪和连续通报,从而使有关文献源源不断地送到用户手中。

此外,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的设计和电子图书馆的建立,将为图书馆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也为图书馆员素质提高和图书馆管理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手段。图书馆建筑设备也将受益于信息技术而变得更加复杂、更为实用和美观。

总之,信息技术导致文献激增,使社会文献共享要求更为迫切。同时,信息技术也深化了图书馆服务。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图书馆将长期存在,图书馆学将获得

更大的发展。这是无疑的。“消亡论”是杞人忧天之谈。

3 情报学

情报工作的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古代,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孕育于图书馆参考服务工作之中,但它作为社会的专职工作并得到普遍承认,是伴随计算机、通讯技术与信息处理三者的结合才得以完整确立的。可以说,情报工作以及以此为对象的情报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产物。情报工作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最为敏感,而且正是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情报工作逐步增加了自身特色,深化了情报学的内容层次。

从情报工作产生的背景来看,它首先在科技文献工作领域产生并发展起来。书目数据库和计算机检索为情报工作和情报科学作了奠基。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文献类型和数量剧增,使科技工作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寻找信息的难度增大,反过来影响了科技本身的发展。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个问题正是依靠科技手段解决的。计算机发明于40年代,1954年就应用于检索试验。60年代初,美国化学文摘为摆脱长期以来手工编制所造成的落后于文献增长和用户需求的困境,采用磁性信息载体和计算机来改革文摘编制流程,从而产生了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目数据库。信息载体的非纸质化,信息组织的数据库化,信息处理的计算机化,信息传递的电讯化,这一切都令世人刮目相看。科技手段使情报处理工作很快转变成工业化流程,人们获取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这种信息是经过筛选、序化了的有用信息,是提高到“情报”水平的信息。与此同时,“情报工作”这一崭新名词很快在

社会上流行起来。

与图书馆工作不同,情报工作以信息作为基点,它的着眼点主要是由组织文献而达到组织知识,实现信息的传递过程,满足人们迫切而重要的信息需求。它的重点经历了面向学科、面向任务、面向问题和面向市场等几个发展阶段。所谓面向学科,主要是按照学科体系建立基础性情报工作。所谓面向任务,主要是按照重大任务(如阿波罗登月计划等)组织情报工作。所谓面向问题,主要是按照社会存在问题(如污染和能源危机等)组织情报工作。所谓面向市场,是按照信息工作的经济价值来组织情报工作。以目前为例,面向经济商情信息的情报工作就被置于优先地位。这种明显而敏锐的目标选择,是强调细水长流、日积月累的图书馆工作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与情报工作相比,图书馆不但有情报职能,而且有保存文化、开展教育和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等职能。在这一点上,其功能要比情报工作宽广。

情报工作对信息的采集、加工、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也与图书馆工作有所不同。除正式出版物外,情报工作者还通过实地考察、参观展览、参与学术会议、访问专家、从事编译以及获取科技报告、专利说明书、会议论文预印本等全方位获得信息。在信息加工方面,情报工作强调信息检索点的充分、数据鉴别和描述的准确,以及所提供信息的适用性和及时性。继书目数据库之后,情报部门大规模开发事实型、名录型、数值型及全文型数据库,提供所谓“纯情报”。情报的分析研究工作更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特色。

由于情报工作更紧密地为科研、生产和管理决策服务,以及用户由此更能直接获得经济等方面利益,加之情报工作建立在代价昂贵的建库、建立联机系统、使用

电讯网络等技术之上,因此,情报商品化、情报工作产业化、情报服务有偿化是很自然的发展趋势。这与图书馆基本上是免费共享文献资源形成了明显对比。

情报学的基础理论,从一开始就以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作为支柱,探索情报和情报过程的本质属性,形成了交流学派、知识学派、系统学派和决策学派等多种理论体系,从而有别于图书馆学的理论框架。

在情报学中除了基础理论外,情报处理的技术方法所占的比重更大,发展更快。它们是各种信息技术,如信息存贮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算法理论与软件工程、电讯科技等在情报处理中的应用。包括情报数据库与联机情报网络的设计、数据库套录与二次开发、追溯检索与SDI技术、报告自动形成、机助情报分析等。这些技术随后也为图书馆工作所分享。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它将不断丰富、更新情报处理技术。情报学将继续迅速发展。

4 文献情报学科群的集成

近些年来,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乃至出版发行学等出现了学科建设上的集成化趋势。即根据这些学科的共同的基本属性,集合成为概括性更高的上位学科。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在“文献”的基点上集成,出现了“图书情报学”、“文献情报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馆与情报科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等名称;二是在“信息”的基点上集成,出现了“信息学”和“信息管理学”等名称。

4.1 从“文献”基点进行的学科的集成

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学等都是面向文献的学科。它们

以“文献”作为基点进行集成的依据是:知识记录在物理载体上,便于保存与传播,能够在人的个体记忆之外建立“外存”,使其具有“客观性”,因而能长期和反复使用。尽管个人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但人类文明却能借助“文献”而得以延绵不绝。

在诸多学科中,文献学是一切面向文献的学科的共同理论基础。按照“文献”基点集成的上位学科,其命名的争议相对不大,主要是命名的概括程度和用词的确切性问题。

(1)“图书情报学”。这个名称使用较早,80年代初我国就设立了图书情报学院、图书情报学系(或专业),刊名也有《图书情报工作》和《图书情报知识》等。尽管它比较简短流行,但经不起严格推敲。似乎这个名称的“图书”部分是指图书馆,情报则是指情报工作。然而,图书馆从来没有简称为“图书”的,图书馆工作也没有简称为“图书工作”的。这个词的英译应为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而不是 **Book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否则,不能与国际接轨,对“图书情报学”的另一种理解是,“图书”是广指文献。正如同时收藏报刊并未改变图书馆名称那样。这种沿用旧称的情况很多,如“马路”、“银行”等,它们真正含义并非如字面规定的那样。但是,今天命名学科群,完全可以采用更恰当的名词。同时“图书情报学”这一名称,并未明确标示文献学,因而是隐含的。对于档案学来说,则未被包括在内。因此,这个名称也是不完善的。

(2)“图书馆学情报学”。有些人已意识到“图书情报学”名词的不严密、不确切,因而采用“图书馆学情报学”名称。有些高校曾以这个名称命名系或专业就是一例。这个名称是将两门学科“并联”起来,采取列举方式加以表述。它虽然消除了

“图书情报学”的含混,但没有体现出高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概括性,显示不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两者之间的交叉与结合。

(3)“图书馆与情报科学”。这个名称与西方流行的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对应。它表明的是一个完整的学科,而不是两门学科的混合。事实上,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有许多交叉与结合的内容。图书馆的技术加工与情报机构中的文献加工是一致的。图书馆服务中的情报提供与咨询服务,事实上就是情报工作。特别是专业图书馆履行的主要职能,实质上就是情报职能。从“图书馆学”演进到“图书馆与情报科学”,显著地反映了图书馆工作的情报化进程。但是,主张这一学科名称的大多数是从事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研究的人,而从事情报工作与情报学研究的不少人则主张往“信息”方面靠拢,即根据“大情报”观,把情报学溶进信息范畴的学科之中。学科建设中存在的这种起点与目标不同不能忽视。

(4)“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是国家技术监督局作为标准公布的名称。与“图书馆与情报科学”相比,它把后者隐含的文献学明白地標示出来,成为三位一体,因而更具规范性,但档案学仍没有明确的位置。

(5)“文献信息学”。黄宗忠等人认为,文献信息学是研究文献信息的本质、结构、功能以及文献信息的集聚、存贮、转化、传递、利用与组织管理的活动及规律的科学。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是信息科学的分支,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图书发行管理学的共同本质、特征、方法的抽象与概括,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图书发行管理学的上位类学科。这个名称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并且明白地提出了“信息”这一范畴,将文献信息作为信

息的一个分支,揭示了文献及其工作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名称具有信息时代的气息,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文献包含信息,这只是文献的一个属性。文献除了“信息”之外,还是一种有载体的实物,后者引发了一系列工作和研究,例如文献保护(这里显然主要不是信息的保护,而是文献实物免受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危害)、文献典藏、文献修补、期刊装订、复印服务。载体毕竟是信息的包装。在文献采集中也要考虑同一著作的不同载体或装订形式的经济性能(价格及维护方面的费用)及对读者的适用性,同时对情报工作信息来源的多样性考虑不足。因此,“文献信息学”这个名称仍似不全面。

(6)“文献情报学”。它坚持“情报”与“信息”的概念差异。认为只有经过处理、用于传递的有用信息才是情报。在这一点上,它是较为确切的。它与“图书情报学”相比,“文献”比“图书”有更大的包容性,更能体现现代信息技术所创造的信息载体的多样性,从社会的可接受角度来说,这个名称更符合人们的习惯、更容易被理解。如果把“文献情报”看成一个名词,它也存在“文献信息学”的同样问题。如果把“文献情报”作为并列的两个词,用“情报”代替“信息”,又似嫌太窄。

(7)“文献学”。这是赋以新的解释与界定,以此作为面向文献的学科群的集成化名称。认为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情报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学科。前者侧重文献内在规律的研究,后者侧重文献外在规律的研究,它们共同构成文献学的主要基础理论。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情报学科群中的成员,是文献学发展的基础,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在特定状况下的具体体现。因此,这一名称更有科学依据。它的研究对象单一明确,研究

领域为其它学科所不能取代,因而具有生存发展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名称对情报学的包容问题。其倡导者周文骏和杨晓骏两位先生,一方面认为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超出了文献情报和文献情报工作的范围,但同时认为情报学还不很成熟,现阶段情报机构从事的工作与“文献情报”工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献及其工作,因而情报学目前也从属于文献学。事实上,这种见解在国际上已有先例。在欧洲一些国家,是以“文献工作”来称呼情报工作的。国际文献工作联合会的存在就是一种证明。但是,在界定这种“文献学”时,对情报工作与情报学的解释,特别强调了“目前”和“现阶段”。这似乎不是长久之计。从这一点来说,仍不具确定性。

以上从文献基点进行的学科集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献”并非“情报”的唯一来源。情报学的基点不是文献,而是信息。因而从事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人士不满足于这种依照“文献”基点的集成。其次,在社会信息化与信息社会化的浪潮面前,本来实质上是从事信息处理与信息服务的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机构及其工作,在学科名称上却没有举起“信息”这个旗帜,占领“信息”阵地,显得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于是从9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以“信息”作为基点进行学科的集成。

4.2 从“信息”基点进行的学科的集成

(1)“信息学”。目前,不少人主张将“情报”改为“信息”、“情报学”改为“信息学”。改名的动机有两个:一是社会上人们将“情报”误作“谍报”,“情报人员”似乎属“特工”之类。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改名。这就是所谓“避嫌说”。二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信息产业发展迅速,认

为情报工作有必要纳入整个信息的大范畴,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以便走出单纯“科学情报”殿堂,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各种信息需求服务,使情报业走上产业化道路。在学科上,信息学从研究信息的属性与运动机制出发,揭示信息产生、识别、计量、编码、存贮、变换、分发、服务的普遍规律。因为信息是物质存在与运动的形式,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过程之中。自然界的物质的形状、温度、颜色、声音、气味、运行速度和辐射等是信息,社会上的各种现象也是信息。在人的思维中,大脑就是信息的加工厂。信息是认识事物的先导和桥梁。现在,许多学科,如疾病诊断、天气预测、卫星对农作物产量估算、民意测验和遥感探矿等,都把搜集信息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并将其进一步用于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之中。因此“信息学”具有基本的学科意义,它远比作为应用学科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广泛,并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但是,关于信息理论与信息系统在认识上目前存在很大差异。因为在科学技术领域,人们把电子学与信息系统作为一个学科。它研究信息理论、信息编码、信源编码、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存储、显示、安全的基本理论、模糊信息理论、通信系统与通信网、光通信系统、空间通信系统、计算机通信系统、通信软件与协议工程、信息系统的仿真、新的定位测定技术、信号处理、语言处理、图象处理、生物学信号处理、模式识别、神经网络、人工智能与实时信号处理等,并认为电子学与信息系统已经历一个世纪,在基本理论、系统、器件与材料等领域已形成众多的分支学科。显然,这些都是硬科技。而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等,只是社会信息服务系统。事实上,它们只属于信息工作

范畴。信息与信息工作是有区别的。后者是社会的一定分工,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它并不包含信息硬科技研究。因此,试图笼统地建立“信息学”,即使在其框架中包含了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它们充其量也只占极小位置,无助于这些学科的相对集中研究,并且有可能走上自我否定的道路。

即使是信息工作与信息服务也有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服务(如邮政电信服务和计算机网络服务),二是信息内容服务(即采集、加工、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天气预测和天气预报等)。因此,“信息学”虽然可以形成一门横断学科,但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学科的集成来说,范围太宽、距离太远,反而会使这些学科失去自己的特定领域。至于从避嫌出发,将“情报”改为“信息”、“情报学”改为“信息学”,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事实上也不足为虑。日本就使用“情报”一词,并设有“图书馆情报大学”,但在国内国际并未引起异议。在我国,由于情报工作已有40多年历史,人们对“情报”一词已见多不怪。特别是在知识界,“情报资料”、“情报工作”、“情报研究所”等词已被广泛接受,人们并不把它们神秘化。

(2)“信息管理学”。这是目前国内最流行的一个新的学科名称。根据胡昌平的定义,“信息管理学是一门以普遍存在的社会信息现象为研究对象,在揭示其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围绕社会的信息服务从社会的运行机制、信息需求与利用形态分析出发,研究信息资源与技术开发,信息的有序化组织以及社会信息活动控制的(即研究社会化、系统化的信息管理)一门新兴学科。”它与“信息学”的区别主要是限定为信息管理。信息管理是使有价值的信息资源通过有效的管理与控制程序,为实现

某种利益的目标活动,提出这一名称的出发点是,认为现代社会信息需求的提高,科技与经济信息工作(包括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机制的变革以及信息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在揭示社会信息现象及其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寻求普遍适用的信息管理理论。社会对信息的采集、加工、分发、传递采用了多种渠道和多种载体。图书馆、情报研究与服务机构、书店、出版社、通讯社、档案馆、广播电视单位、商业化的数据库生产公司和联机服务系统、咨询服务机构等都是服务于信息用户的社会部门。这些部门之间既有协作又有竞争,为用户及时、准确、方便而经济地获取信息提供选择。这些渠道的信息活动既具有共同的属性,即社会化、公用性和服务性;同时又具有相似的环节,即采集、鉴别、存贮、整序、分发和服务。它们都受共同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与约束,又都受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冲击。信息处理与服务活动的集成化是当前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例如,通讯社、出版社不仅直接制作电子出版物和各类机读数据库,而且近年来还收购经营数据库生产和联机检索服务业;电视部门推出可交互式检索的图文电视服务;图书情报部门趋向于一体化;报刊杂志社纷纷出版电子报刊甚至全文数据库。至于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更把大量的图书馆、情报检索系统、视听服务、电子邮件、计算机会议、专题讨论集在一起。信息处理与服务的集成化是信息管理学科集成化的基础。因此,信息管理学的提出是有根据的。要达到学科建设的目标有较现实的基础。但是这个名称的不足之处是需要对“信息”作某种限定。

(3)信息资源管理学。这个名称是对信息管理学的进一步限定。它强调对经过开发、形成资源的信息进行管理,因而有

更明确的研究范围与针对性。“信息资源”与文献更为接近,而文献则是信息资源的主体。因此,信息资源管理学也就更能界定我们所讨论的学科群的范围。

以上各种名称众说纷纭。反映了人们对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学等学科集成化的多方位探索。科学地确定集成学科的名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还有赖于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5 几点思考

信息技术对于面向文献情报学科群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特别是由此而引起的这些学科之间的溶合与集成,是当前学科群建设中的中心课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除了现代信息技术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它因素也在影响学科群的建设。这些因素与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大体一致,但有时也不完全一致。因此,在学科集成化的方案中就有迁就、迎合某些需要的权宜之计和策略考虑。

首先是教育因素。高等学校有关文献情报专业和学系的设置,虽然以学科的划分作为基础,但社会人才需求状况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拓宽专业面,使培养的人才对社会需求具有更大的适应性,正是当前教育改革的要求。从近年来毕业生的就业动向来看,到企业等单位从事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到信息产业部门就业的日益增多。从社会人才需求的口径来说,“信息管理人才”更具竞争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图书馆学专业、情报学专业(或系)改名为信息管理专业(或系)的目的就在于此。这种情况,自然影响到这些学科的集成化方向及其命名。

其次,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也已成为影响学科集

成化研究的因素。为了将图书馆学、情报学等争取作为一级学科以列入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的学科专业目录,从而在学位授予和科研立项上得到重视和争取主动,以改变过去无明确位置或作为附庸的情况;为了确保一级学科的地位,为了在学科集成上使形成的上位学科名称与范围有相当“份量”,从而导致学科集成面过宽。这也成为影响我们所讨论的学科集成化的重要因素。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已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作为一级学科进行了定名。在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已列出“图书馆与情报科学”的名称。这两个由政府管理部门明确的名称应该珍视,因为它是正式名称,在全国可作为有行政文件根据的名称而被广泛承认。但从学术角度,对于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以及档案学、出版发行学等的集成及其上位学科的命名仍然可以讨论,以便使学科的集成化不受各种权宜之计影响,具有更高的科学依据。

我们所要集成的上位学科,其核心是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一点大家比较一致。我们不妨从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共同的基本属性入手进行分析探讨。

(1) 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部门是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专门从事文献与情报工作的部门。社会性(公用性)是它们共同的基本属性。

(2) 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部门一般来说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而是已有知识的传递者。这种传递,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为书找人”,二是“为人找书”(这里的“书”是广义的)。前者如文献的采集、整理及检索工具和数据库的编制,后者如参考咨询服务、定题服务、联机检索服务和出自一定目的的情报分析研究等。从著

者与读者角度看,也是一种类似的双向传递。这种双向传递,可称为交流。实现交流,也是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部门共同的基本属性。

(3) 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部门是信息服务机构。服务性,也是它们共同的基本属性。满足读者(用户)需求,既是它们存在的前提,也是它们一切工作的归宿。当然,这里所说的读者与用户是广义的,包括当前用户、潜在用户和未来用户。

(4) 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部门,无论从单个或群体来说,都是拥有信息资源(藏书)和信息加工手段、具有实现文献与信息交流功能,以满足读者(用户)文献与信息需求的系统。

将上述四个方面总括起来,可以说:图书馆、情报机构及档案部门是社会公用的实现文献与信息交流的服务系统。因此,笔者认为,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进行学科的集成是完全合理的。这种集成形成的上位学科名称可叫“文献与信息系统管理学”。因为:

(1) 这个名称,由于把文献与信息并列,一方面排除了过于广泛的信息范围,只把其限于社会信息系统所处理的信息,正如“电子学与信息系统”,只指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信息系统一样;另一方面,“文献与信息系统”,又可包括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部门之外的一切商业化信息处理与服务组织及其活动。把“山外之山,天外之天”概括进来,可以反映当前信息处理与服务业的多样化与集成化。因而使我

们的学科敞开大门,扩大研究领域,占领更多的阵地,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2) “信息系统”要比“信息资源”广,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3) “信息系统管理”与“信息管理”相比,强调了“系统”。系统是目标、资源、技术设备、方法、功能、人员组成的集合体。它更能概括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等信息处理与服务业的特性,因而似更确切。

参考文献

- 1 黄宗忠主编. 文献信息学.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 1~356
- 2 周文骏, 杨晓骏. 文献学新论.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 20 (1): 61~65, 77
- 3 胡昌平. 信息管理科学导论.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5: 1~389
- 4 姜继. 交叉科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 见: 辛希孟主编.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论文集》A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77~80
- 5 卢太宏. 信息科学: 新的集成观. 情报科学, 1994, 15 (1): 75~78
- 6 严怡民. 情报学理论研究. 见: 张力治主编. “情报学进展: 1994—1995年评”(《情报理论与实践》1995年增刊) 1995: 1~17

陈光祚 1957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现为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情报技术组主任。发文近百篇,出版专著3种,译著3种。通讯地址: 武汉市, 邮码 430072。

(来稿时间: 1996—02—12。编发者: 丘峰。)